



主编：赵庆军

家乡的小河

JIAXIANGDEXIAOHE

叶龙虎 著

大众文艺出版社

家乡的小河

叶龙虎◎著

大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家乡的小河 / 叶龙虎著. - 北京: 大众文艺出版社,

2013.6

(文心墨语 / 赵庆军主编)

ISBN 978-7-5172-0135-9

I. ①家… II. ①叶…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19056 号

- 书 名 家乡的小河
著 者 叶龙虎
责任编辑 陶 然
装帧设计 时维鹰扬品牌设计机构
出版发行 大众文艺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 010-65060478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编 100125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济南天舜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 张 95
字 数 2500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7 月第 1 版 201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72-0135-9
定 价 280.00 元(全 10 册) 本册单价:28.80 元

难忘的小河

(代序)

那天,沿着小村前面那条古老的鸡鸣浦,我从南走到北,又从北走到南,寻找着时光的痕迹,寻找着童年的记忆。

大凡有村子的地方,都会有一条或几条小河,或横或直,或穿村而过,或绕村而流。老家所在的这个村子,除了古老的鸡鸣浦,周围还有几条叫东横河、西横河的小河,河床里静静地流淌着清清的河水,默默地沉淀了小村的历史。在我童年的记忆里,小河不仅有“河里水鬼”、“田螺姑娘”等或恐怖、或美好的传说,它还与满天的繁星、河塘墩牵着老牛背着老木犁的老农、桥头墩老人们手中的大蒲扇、渔舟上钓鱼的鸬鹚联系在一起。而这些都是已经成了陈年旧事。

过去的河塘有很多车盘头、河埠头,那里有过我童年的足迹: 柯蝴蝶、捉蜻蜓、寻找火萤头、采摘楝树果。过去的河床边,还有一丛丛根子扎在水中的野生植物,有芦苇、茭白、菱藕,河堤上除了一蓬蓬灌木丛或刺棚堆,还有各式各样可以吃的野菜,如艾青、马兰、芥菜、刺苋等等。一到秋天,刺棚堆挂着一只只红灯笼似的刺果,点缀着两岸的秋色。作为农村的孩子,红红的刺果是我们喜爱的野果,用毛竹片削的“刺篱棚刮箬”,挖去里面毛茸茸的籽,洗净了是红里透青的果肉,有一种甜里带一点酸的味道。

原本的石板路下,还有许多小水沟,每逢下雨天,稻田里多余





的水通过这些小水沟流入河里。这时候,出口的湍流处会形成小小的瀑布,许多小鱼小虾聚集在那里戏水、斗水,三四指宽的河鲫鱼一跳足足有一尺多高。我常常因此联想起“鲤鱼跳龙门”的故事。

从前的小河上,还有一座座横卧的石桥,其貌不扬,有着土里土气的名字,什么湖桥、渴水桥、羊巷桥、团桥、小江桥、童家桥……千百年来,它们从容地承载着岁月的沧桑。鸭子在河中、船在桥下,人在岸上,让小河变得更加立体,更有生气。

孩子们是最喜欢河的。他们喜欢游泳,赤裸着身体,不知疲倦地在河里捉小鱼、采野菱、掰茭白、摸螺蛳、挖河蚌。当从河底下摸到一片片古老的陶片、瓷片,就会想象与此相关的秘密,想象那个离今天更神秘、更遥远的岁月。

每天早晨,小河唤醒了沉睡的村子。随着古旧的木门发出“吱呀、吱呀”的响声,父亲挑着水桶来到了河埠头,用宽大的手掌,拨开了小河上的晨雾。几乎村子里每一户人家,都有这样的父亲。他们脸色黧黑、老实木讷,他们的身上静静地流淌着勤劳和质朴。太阳还未升起,他们身后的石板路上却已经洒满了新鲜的水迹。

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前,小河边的老街还很热闹。每逢市日,河塘上的石板路是最忙碌的时候,人们穿梭往来,或挑着柴担,或抬着水产,走到石板欹翘处,还发出“咔嗒、咔嗒”的声音。街屋廊棚下,人头攒动,熙熙攘攘。沿河边摆满了养有鱼、虾、螺蛳的木盆,盛有时新菜蔬的土筲,用新鲜竹篾圈牢的一捆捆竹笋,红得发紫的一篮篮杨梅,摆得琳琅满目。那鼎沸的喧哗,那热腾腾的人间烟火,至今犹在眼前。

午后是河两岸最静谧的时候。有时候,河塘的石板路上蓦的会响起兑糖的、收鸡毛鸭毛鹅毛的、收旧铜烂铁的清晰的拨浪鼓声。孩子们最喜欢的是兑糖的,纷纷从旮旯处寻来牙膏皮、破套鞋、旧铜烂铁跑出去兑糖。眼睛盯着麦芽糖,好像世界上再没有比钢凿凿糖时的敲打声更美妙、更动听了。在清贫的年代,麦芽糖是孩子们眼里最好的零食。

那天的阳光,斜斜地照在沥青路两旁的水杉树上,我被树叶间漏下来的斑驳光影笼罩着,恍若回到了从前。而眼前的小河已经不是记忆里的小河了,河塘上的石板路早被沥青埋入了地下,没了灌木丛,更没有刺棚堆,梦中经常出现的风景,那怕只有一丁点,也全然没了消息。童年时期所有的痕迹,全都被时光深埋了。



是外一个一版 群二第

目 录

难忘的小河(代序) 1

第一辑 那一片天空下

- 我的小学 3
- 篱笆墙 6
- 河埠头 9
- 小时候的老屋 12
- 童年的灶跟间 15
- 家乡的小河 18
- 三十年路云和月 21
- 那一片稻田 23
- 远去的车盘头 26
- 老屋,我的牵挂 30
- 家乡的老街 34
- 油菜花香 37
- 正在消失的凉亭 39





第二辑 那一个年代里

油灯岁月	45
“耕织图”中忆农事	48
看牛小崽与牛	51
双枪时节	54
晚青稻	57
红稻草	60
艾青与艾青饼	63
自行车	66
宁波走书	69
倭豆的故事	72
拾稻穗	75
水缸和天落水	78
家乡的华南虎	81
做年糕	84
家乡的年糕	88
过年的记忆	90
柴禾的变迁	94
做水库	97
家书抵万金	100
记忆中的饭香	103
最忆当年菜油香	106
说盐	109
晒酱	112
说醋	114

我的茶缘	116
几串钥匙	119
怀念果包	122
重上大年村	125
养小鸡的往事	128
远去的春牛图	131
我家的自鸣钟	134
吃食堂	137
从番薯枣子说起	140
乘风凉	144
敬惜字纸	146
积肥佚事	148
立夏的记忆	151
钉碗	153
搪瓷杯	156
冷饭娘	158
篾匠师傅	160
垛绳	163
怀念布鞋	165
做冻蒲	168
端午节与乌馒头	170
童年的雪	173
信客	176
童年的冬天	179





第三辑 那一种思念中

中秋思故人	185
我家的阿花	187
女儿的旧照片	190
老王同志	193
知青建平	195
外婆	198
乔伯	201
忆岳母	204
父爱如山重	207
我的爷爷	210
武汉伯伯	213
阿刚伯	216
参军阿毛	218
祖法哥	220
三叔	223
王老师	227
葛先生	230
大华	233
父亲坟前	237
我的父亲	239
后记	242

第一辑 那一片天空下

牵挂、思念，是家的主旋律，也是故乡的主旋律。故乡有着我的全部记忆。



我的小学

今天,我走进了我的母校——二六市小学。我的一位同学是这里的教师,他陪着我,在校园里寻找我们过去在一起的时光。


那年我八虚岁。依稀记得跟着隔壁的阿岳哥去报名,头一回跨进学校高高的门槛,说是第二天正式开学。报名回来,在阿岳哥家“前腰门”的桌子上,还像模像样地“画”着“a、o、e”。下午,忽然有人带来口信:明天不用去读书了,个子太小,明年才能开学。看着别人背着书包上学了,我真的好失落。

好容易等到第二年的九月,我总算背上了书包。书包好像还是姑姑用过的,月白蓝布的面子洗得有点发白了,左下角还有二道白色的斜杠。依然是阿岳哥陪去开的学。临出门母亲关照我要“好好读书,听老师的话”。

学校时称余姚县二六市公社中心小学,简称二六市社校,设在鸡鸣山南麓的明德观,离家不算太远。明德观曾经是旧慈溪县的一个重要的道教场所,与它毗邻的还有鸡鸣寺和鸡鸣庙。当时,鸡鸣寺的大殿是一个竹器工场,西厢房还住着一位老和尚;鸡鸣庙是生产队的仓库,一度还做过姚西大队社员的宿舍。

明德观坐北朝南。采用中轴线对称布局,由门楼、厢房、戏台、上下天井和主殿组成。微微呈“八”字型的大门口,青石板铺地的廊前,两侧砖墙有砖雕彩绘。前进中间三间是门楼,两边是钟楼和鼓楼;后进中间三间是很高大很宽阔的是主殿,左右各二间是文武殿和阎罗殿。下天井的戏台已经拆了,两侧各有三间二层楼的厢房;





上天井两侧各有二间厢房，分别是三官殿和娘娘殿。两只一人高的石鼓，立在中間兩扇緊閉的大門的兩側。而兩邊的四扇大門總是開着的，只有在里面放電影或者有戲班子演出的時候才會臨時關閉，只開一扇門方便驗票入場。學校是公社的唯一一所完小。六個年級，每個年級只有一個班，每個班約有四十多個同學。還記得六個班級教室的位置。前殿是空蕩蕩的，兩側各有一扇邊門進入鐘樓與鼓樓，當時是一二年級的教室。我一年級時的教室就是從西側那扇門進去的。下天井的東廂房樓上是沒分隔的統間，有戲班來時臨時打地鋪，樓下三間堆放着雜物；西廂房樓上三間是教師的宿舍，樓下一間為樓梯間，二間打通了做教室。上天井兩側的廂房都是教室。主殿當時已經沒了東岳大帝，被同學們稱作大禮堂。主殿前廊東西設有月門，出月門各有一個小天井，盡頭的牆壁還嵌着石碑。東邊的閻羅殿當時用作飯灶間；西邊的文武殿也是教室。全校的二百四五十個同學，加上六七個老師，絲毫也不覺得擁擠。

大門前面是一個大操場，兩頭還有籃球架。操場的南面有一個條石砌成的正方的水池，同學們稱它魚池，其實是當年明德觀的放生池。記憶中，這個水池每年的冬天都會結冰，胆子大的同學常常在上面溜冰，可見當時的天氣之冷。魚池的南岸有一個涼亭，一條穿涼亭而過的石板路是周圍村子的交通要道。路南有一條小河，將東邊的云山浦、魏家浦與西邊的官橋浦串在了一起，成了一個大大的“卅”字。

春天，鷄鳴山在春風春雨的滋潤下，滿山新綠，郁郁葱葱，尖尖的野竹筍破土而出，東一簇、西一簇的映山紅，在綠色的山坡上顯得格外鮮艷。清明時節，老師會把我們帶上山頂。從山頂的“鑊肚臍”上俯瞰，近處的村莊親切熟悉，遠處的田野錦繡一般。同學們用目光搜尋着自家屋頂上的煙囪，當誰家的煙囪冒煙了，就會發出一陣歡呼，當誰誰的爸爸剛剛牽着老黃牛、背着老木犁從橋上走過時，只要熟悉的同學一指点，又會引來更多同學的注目禮。小河彼岸，碧綠的是新插的秧苗，金黃的是油菜花开得正闹，那些留作种

子的紫云英，紫色的小花嵌在黄绿之间，把大地装扮得更加美丽了。

大概是上世纪的七十年代，上面规定大队(村)要有小学，公社(乡)要有中学，“贫下中农”管理学校。于是，明德观拆掉了，建了两幢教学楼，大门口挂出了二六市公社初级中学的牌子。小学搬迁到原先的鸡鸣寺以东的田地上新建。到了九十年代的后期，中学并入镇中，原先的中学教学楼也拆掉了。我每次从大门口走过，总是忍不住要通过铁栅栏大门向里面张望，努力还原着学校早先的景象，怀念那方鱼池，怀念那两只石鼓。恍惚间，我们的班主任徐菊英老师又跨进了教室，我们全体起立喊“老师好！”她扶了扶眼镜，厚厚镜片后的眼睛含着笑，用宁波口音的普通话说“同学们好！”这是一位很让人尊重的老师，她去世了，但她依然活在她教过的那些学生们的心中……

如今，二六市小学将中学搬迁后留下的空地也圈进了围墙之内，使得我的母校依然屹立在这一块土地上。这所成立于民国二年(1913)的学校，到今年已经走过了整整一百年。她五十岁的时候，我正与她在一起，弹指之间，当年因个子小推迟开学的我，居然也过了花甲之年。倒是学校前面那条静静地流淌着的小河还依然年轻着。小河不会老，它听惯了学校里的钟声、书声和欢乐的笑声，它一如既往地陪伴着一代又一代上学、放学的孩子们……





篱笆墙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是东晋诗人陶渊明辞官隐居时写下的名句，千百年来，脍炙人口。有人说，东篱即东离，是三国时周瑜在桑洛洲（今皖赣鄂交界处）所建九州八卦阵中的离卦。离，卦也，在东边故称东离。也有人理解为东边的篱笆。即便是地名，即便在东离写的，但陶公要故意写成东篱，自然有他的道理，或许就是为了隐喻篱笆中那一方田园。因此，我宁愿相信后一种说法。陆放翁在《东篱记》中说过：“插竹为篱，如其地之数……名之曰‘东篱’。”旧时的篱笆，是历代诗人笔下田园风光的代词，是一种值得怀念的农耕时期的文化遗产。

笔者的家乡，称篱笆为墙笆或笆埭，扎篱笆就是夹墙笆或夹笆埭。其实，两者是有区别的。据81岁的罗月桐老人说，夹在院子周围叫墙笆，夹在菜园周围叫笆埭。我认同这种说法。墙笆有一人多高，是用竹片编成有棱形孔的屏障，既美观也结实，具有围墙的防卫功能。笔者小时候家隔壁的耶稣教堂，用的就是这样的墙笆。南方的竹编墙笆，与东北的树木篱笆一样，都是农家就地取材的创举。篱笆内外，藏着多少让人留恋的故事。笆埭，多用小竹竿扎成，也可以用毛竹梢、小木棒、柴梗之类扎，比院子周围的墙笆要低、要简陋，主要是阻止家禽家畜进园糟蹋蔬菜。那时候，农家大都养有成群的鸡鸭鹅之类的家禽，它们日升出窝，日落进笼，基本上处于自由觅食的状态。而屋边的田园又种着瓠瓜、玉米、青菜、茄子、葱韭、大蒜之类的蔬菜。为了保证园内的蔬菜生长，笆埭也就随处可

见了。

当年夹笆埭的情景还历历在目。头两天,父亲上山去砍夹笆埭的野竹,吩咐我们在家搓稻草绳。夹笆埭那天,一早就开始工作,先隔二米放一根木桩,然后由我扶桩,父亲挥着“敲草榔头”打桩,深浅以桩不会摇动为限。之后,在桩与桩之间绷两道草绳,就可以“插竹为篱”了。我和父亲各取一头,蹲着,旁边放一堆竹竿,如绞麻花一般,绞一下绳子插一根竹竿,将竹竿牢牢地插入泥土中,再绞再插。最后编一扇笆门,就算大功告成了。夹好后,笆埭内外再用两片竹片拦腰夹紧,就会更加牢固,连猪、羊、狗都无法撞入。看着亲手夹好的笆埭,心里挺有成就感的。

因为长期的雨打日晒,竹竿或木棒发了霉的笆埭,会钻进鸡鸭之类,所以隔一二年,就得重新夹一回。有人为了一劳永逸,等距密植灌木当笆埭是一种办法,石垒砖砌也是一种办法。当然,石垒砖砌的一般称作矮墙,不再是笆埭了。记得当年外婆家的门口,是用枸桔树夹起来的笆埭,树枝长满棘刺,不但能阻止家畜家禽进园,不走笆门的话,连人也无法进入。这种灌木替代竹竿或木棒的笆埭叫绿篱,是真正意义上的篱笆。篱笆的本意就是绿色屏障。木槿是最方便的绿篱。这种灌木生命力极强,用它的枝条代替竹竿插入泥土,很快能抽根发芽。生长也极快,等到夹笆的草绳腐烂,它早已是枝叶茂盛,这时候两边用竹片夹紧不致蓬开,是一道很严密的障隔。

老家大门外的园地,就是槿树笆埭。这是我童年的乐园。一到春天,槿树墨绿色的叶子,衬托着白色、粉色、红色、紫色的花,漂亮极了。天牛头顶细长的触角、螳螂背上张扬的“大刀”,在枝叶间爬上



木槿花